

■特稿

我在停战后的朝鲜

□熙成 口述 汤礼春 整理



1954年，因家里贫穷，我失学了。正在我苦恼之时，恰逢解放军到我们家乡征兵，我十分高兴，赶紧报名。由于我出身贫农，又有点文化，很顺利地被录取了。

我们新兵在县城集中训练了半个月后，就乘火车出发了，一直把我们拉到了东北的安东（如今的丹东）。在安东休整的几天里，我们才得知部队要过鸭绿江到朝鲜去。

经过长途开进，火车终于在朝鲜的一个无名小站停了下来。我们下了火车没有休息，那里早已有汽车等着接我们。又经过一天的行进，我们来到了一个山区。一眼望去，山上有许多的防空洞，这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。

部队驻地周围全是山区，地形复杂，常有特务活动。为确保安全，我们在军营驻地、主要路口都安排有哨兵站岗，一班岗由两个人组成，一个负责固定的哨位，另一个负责流动警戒，叫岗换岗。白天要站五个小时，夜晚

两个小时。冬天气候寒冷，气温在零下30摄氏度，我们住在山区就更冷一些了，没有岗亭，站岗需要不停地走动，否则时间一长，双腿就难以动弹了。到了夜晚，如果是刮风下雪，情况更糟，不仅天气更冷，还要更加提高警惕，防敌特趁恶劣天气偷袭。有一天晚上，轮到我站岗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我是又紧张又害怕，大约凌晨三点钟的时候，我感觉仿佛有个人影向我走来，我拉开上了子弹的枪栓，照着人影连开了两枪。部队被枪声惊醒，迅速起来包围了附近的山头，折腾了一夜，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，原来是虚惊一场。因为我是新兵，又是初次上岗，虽然犯了个较严重的错误，但也只是对我口头上批评了一下。

朝鲜停战后，仍有一大批敌特潜伏下来，他们继续从事敌特活动。在我们部队驻地周围，就经常有很多敌特出没活动，他们破坏生产，残杀百姓，搜集我方情报，严重威胁我驻地和人民群

众的生命安全与日常生活。在战争中，我志愿军为防敌炮火与炸弹的袭击，在各个主要山头都修筑了大量的战壕和防空洞，且山洞相连，战争结束后，很多防空洞被废弃了，敌特就利用这些防空洞隐藏起来，白天有的化妆成老百姓的模样到村里活动，到了晚上各个山头灯光闪闪，那是特务相互联络的信号。他们还有电台，与各地联系点进行联络。为了摧毁敌特的联络点，我们部队决定组织大规模的搜山，天黑前在各主要路口布置岗哨，对各个主要山头实施包围。拂晓前开始统一行动，山上地形十分复杂，我们是一座山、一个洞地仔细搜查。第一次搜山就旗开得胜，抓了30多名特务，缴获了一批武器，还有几部电台。通过审问，又得到了一些新的情报。就这样，经过连续几次搜山行动，山上特务基本被肃清了。

1956年后，朝鲜战火基本平息，我们部队开始走出山区走出防空洞，在海防线上掀起了大规

模的自建营房活动。

我们与当地的朝鲜百姓关系也搞得十分好。一次我们执行任务时，住在一位朝鲜老百姓家中。他们家有6口人，房子并不宽敞，仅有两间房。我们去了后，他们把大房间腾给了我们，而他们自己一家6口则挤在一张炕上。我们还帮当地修路架桥，建工厂、建学校、建住房、平整土地。

1958年3月12日，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布撤军公报，决定于1958年年底以前，志愿军分批全部撤出朝鲜。我所在的部队54军是最后一批撤出朝鲜的。

我们在朝鲜时间不长，但却与当地的朝鲜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在我们撤出朝鲜的路边，挤满了前来欢送的当地群众。很多大妈大嫂，手提鸡蛋和水果，不断地往我们战士的衣袋里塞，也有不少的人不停地抹眼泪。当我们登上火车，他们依然舍不得离开，远远地还在向我们招手，高喊再见！我们也高喊着：再见了朝鲜！再见了阿巴基！阿妈妮！

承载着父辈荣耀的抗美援朝纪念章

□刘善文 文/图

今年7月27日，是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62周年纪念日。每到这一天，我都会拿出家中珍藏的一枚“抗美援朝纪念章”。端详抚摸这枚纪念章时，父亲的音容笑貌仿佛又出现在我眼前，不禁思绪万千。

这枚纪念章是铜质，通径为4.3cm，正面图案由红色五角星与金黄色齿轮组合而成，毛泽东侧面头像左右对称麦穗围绕，头像下沿标有“抗美援朝纪念”字样，端系红绸和金丝镶嵌而编织的绶带，显得神圣而庄重；背面铸有：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赠 1951”字样。该章设计严谨，图案美观，色彩亮丽，制作精细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。这枚纪念章是我父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赴朝参战期间所荣获的8枚纪念章中唯一保存下来的。虽然，这枚纪念章历经岁月的洗礼，但依然完好如初，光彩夺目。

1950年10月，18岁的父亲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，亲历了那段硝烟弥漫的特殊岁月。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，一颗炮弹忽然在他附近爆炸，等他醒来时，已经躺在前线战地医院里，左臂被炸成了重伤。随后，父亲被送回丹东陆军医院，在那里治疗养伤，从此离开了亲爱的战友。我始终记得父亲说的话，“虽然我左臂残废了，左胸上还留有弹片，但能为祖国做贡献，我从不后悔。况且，同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战友们相比，我实在是太幸运了。”父亲在世时，每年7月27日，他都是将这枚纪念章捧在手上端详抚摸，然后佩戴在自己胸前，唱起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……”的志愿军战歌，脸上顿时露出自豪的笑容。他还



给我们兄妹三人讲起战争中感人肺腑、动人心魄的经历，讲起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……他总是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，要好好珍惜今天和平的日子，努力工作，为社会、为企业多做贡献。

这枚纪念章虽然是一枚普通的军事徽章，但在父亲看来，却是无价之宝。父亲说，“那上面浓缩了那段血与火的历史，凝结着成千上万战友的鲜血，见证了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！”当然，那上面也承载了父亲枪林弹雨、舍生忘死的故事。

10年前，父亲在生命弥留之际，将这枚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纪念章交给了我。我蹲在父亲床前，眼含热泪回答道：“爸爸，您放心，我会把它作为传家宝永远地珍藏下去！”父亲这才安详地闭上了眼睛，静静地离去……



在上甘岭战斗的日子

□韩晓岗 文/图

1951年2月，父亲韩新秋随15军入朝作战，参加了志愿军总部发动的第五次战役。1953年7月，朝、中、美三方签订《朝鲜停战协定》后，父亲随部队撤回国内。在朝鲜两年多时间，父亲最刻骨铭心记忆的就是他曾亲历战斗场面的上甘岭战役。

针对美国军队总是在10月份发起秋季攻势的特点，志愿军准备在10月17日对敌军发起攻击。1952年10月13日晚，入朝后调任三兵团政治部党务科长的父亲，受兵团政治部派遣带领调研组到前方阵地调研。调研组的任务就是在大战前到前沿部队摸清情况，为领导决策提供数据。

从兵团到前沿阵地，吉普车跑了一个晚上。朝鲜战场上美军掌握了制空权，白天狂轰乱炸，晚上敌机频频攻击汽车灯光。志愿军司机一般愿意夜间行动，没敌机就开大灯跑快车，有敌机就关灯跑黑路。父亲一行人离前沿越近，美军的照明弹发射越频繁，最后几乎是一个接一个拉着

流线轨道跃然高空，夜空未暗又已明。大家都感到奇怪，美国鬼子折腾什么呢。

父亲一行人到阵地还未安稳下来，就赶上14日凌晨敌军发动了上甘岭战役。但见地动山摇，大炮、飞机疯狂的向15军45师镇守的上甘岭倾泻炮弹，敌军整连、整营的发动进攻。战斗打得格外惨烈，上甘岭山头被削低了几米。志愿军将士依靠着顽强的斗志，最大限度地阻击着敌军。

我军炮兵主要布防在另一关口上方山，不能对敌军形成有力的打击。军首长都焦急万分，急向志愿军总部请求炮火支援。

美军在付出了巨大的伤亡后，占领了阵地。志愿军就转入地下坑道坚持战斗，但在坑道里还是能感觉到地面敌军的行动。白天丢失的阵地，到晚上志愿军肯定夺回来。白天夜晚，敌我双方形成了拉锯战。

父亲所在的钢八连在师团都是大名鼎鼎，战斗力极强。在上甘岭战役打到第四天，钢八连在

◀1953年1月，志愿军三兵团青年代表团成员和朝鲜人民军二军团人员合影。家父韩新秋当时是志愿军三兵团政治部党务科长，居于照片前排正中位置。

深夜被派往前线。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如猛虎出笼一般。连长、指导员做了动员，父亲以上级领导身份也讲话提了要求。

夜幕降临，天空好像拉上了沉甸甸的黑幕，全连100多名战士们出击了。在通往阵地的路途上，布满了荆棘险境，敌军的炮火和飞机还是没完没了的轰炸。后来得知，钢八连在接管阵地时就伤亡很大，有的战士没到阵地就牺牲了，一个班长双腿被炸断了，愣是爬到了阵地。钢八连到阵地后已经伤亡不小，晚上出击占领阵地，白天就隐蔽在坑道里。坑道里人员多，包括伤病号，大家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，空气混浊，缺粮缺水。秦基伟军长要求不惜一切代价，把祖国慰问团带来的苹果和白萝卜送到坑道里，后方供给线也承担了巨大的牺牲。

最后，我军的炮兵终于调到了上甘岭前移阵地，但见数百门大炮昂首直射，连志愿军部队数量不多的喀秋莎都用上了，万炮齐发，火光冲天，对敌军形成了较大的杀伤力。

11月初，钢八连和接手部队换防撤出阵地。全连只剩下五人，师团领导迎接他们时留下了热泪。到现在，父亲想起这段历史还是潸然泪下。

“上甘岭成了美军的‘伤心岭’，15军等部队在上甘岭享誉天下。战争为了和平，和平不能忘却战争。”老父亲感慨地说道。